

萬耀煌回憶錄

(一)

萬耀煌

蜚聲國際，百戰功勳，我國最享盛名的軍事教育家萬耀煌先生，字武樵，早年畢業於保定軍校暨陸軍大學。自辛亥武昌起義起，即獻身革命，統帥師干，轉戰大江南北，民國二十二年劉赤之役，出奇制勝，一舉破敵，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滬大戰，扼守滬西，迷子頑敵重創，旋參加大武漢保衛戰，戰績彪炳。後且調任軍委會將官訓練班主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陸大及中央軍校教育長，湖北省主席，桃李遍於天下，皆黨國重寄，優秀將領。來台後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中央幹部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要職。萬耀煌先生半生戎馬，萬里征戰，自國民政府定鼎南京，迭任黨政軍要職，軍書旁午，政務繁忙，但他數十年來始終保持一個良好的習慣，那便是每天必定親寫日記。歲月悠悠，今且堆積如山。因此自本期起在中外雜誌逐期連載的萬耀煌回憶錄（未在其他報刊登載部分承萬先生交由本誌獨家發表），可以說是題材豐富，記載正確，與一般僅憑事後記憶的回憶錄是大不相同的，動人的情節，感人的事迹，優美的文字於真實的記載外，尤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謹此敬向中外讀者鄭重推介。

—編者—

投筆從戎初名萬奇

清末陸軍部計劃全國成立卅六鎮，時北洋已成立第一至第六鎮，江蘇第九鎮及一混成協，湖北第八鎮及廿一混成協，奉天第廿鎮，其餘各省已有成協者，有僅成標者，至辛亥起義前夕，各省均已成立混成協，至成立鎮的全國只有十個鎮，鎮為戰略單位，每鎮有步隊兩協。馬砲隊各一標，工程輜重各一營。步隊每協兩標，每標三營，每營前後左右四隊，每隊三排，每排三棚，每棚十四人、（什長一、伍長一、上等兵二，一等兵四、二等兵六）。馬砲標則每營三隊。

廿一混成協轄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兩標，四

十二標駐漢口漢陽及自漢口至黃河鐵路線守備任務，四十一標與卅一標同駐武昌大東門內左旗兵營，我補入四十一標三營前隊七棚。初由管帶面試，最後由統領面試，及格始補為二等兵，管帶曹進，秀才，將弁學堂出身，統帶（標統）易申鵬日本士官出身，統領（協統）黎元洪——起義都督，後為大總統——。我入伍之初，穿的是學生制服，軍中知識份子雖多，學生當兵的，則由我開始，頗為人所注意，於是朋友漸多，披肝瀝膽談革命，進而組織革命團體，由黃中鄉、郭撫辰、鄒潤猷、蕭驥、丁人傑、章裕昆、唐繼支、曹振武、楊王鵬和我（時名萬奇）最初換爾譚，後來發起組織羣治學社。社章以同盟會的宗旨為

宗旨，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有組織，有辦法，但規約中訂有：一、絕對守密，一人有事，一人當之。二、社員限於自兵。三、社費由社員捐出。推黃中鄉為社長。後由楊王鵬負責。我們最崇拜的是孫文，最嚮往的是同盟會，只聽說同盟會有人來過，不知是誰，對同盟會不得其門而入，只以羣治學社作同盟會的精神活動，其後而振武學社而文學社，均由羣治演變擴張，成為辛亥武昌首義的原動力，此丁未年冬月，距入伍才月餘事。

繼張之洞為湖廣總督的是趙爾巽，在晚清大吏中是有作為的人物。江北鹽梟暴亂，調第八鎮第卅一標鎮撫，趙親蒞兵營，集全標講話。我

是新兵不明紀律，滲入軍官羣中聽講，其中有一句：「你們有什麼爲難的事，儘管寫信給我」。不久過年，軍隊向例一星期休假（內務條例規定），不意頒發的操課表，除初一（元旦）爲星期日定爲架槍休息外，操課照常，全標大譁，我還是新兵而年輕，不知道利用時機煽動革命，只與蕭驥商量，用全體名義，引內務條例與人心大憤，寫信給趙制台（總督的通稱），同棚劉定清自請投遞。次日即聞統領黎元洪記大過二次，摘頂戴三天，罰薪半月，以平士憤。原信交張彪（湖北提督兼第八鎮統制）轉到四十一標標部，立將蕭驥關入禁閉室。此事立時轟動全軍，幾無不知



本文作者萬耀煌將軍民國二十年任十三師師長晉京述職偕夫人攝於南京

蕭驥其人者。我的隊官復向管帶曹進先生報告，尙有我及劉某，曹見我責備時聲色俱厲，我立言曰：「這是我的主謀，請把蕭驥放出來，任何處罰，由我承當」。劉某爭說：「信是我送的」。我二人爭願受罰，曹隨即和顏悅色說：「你們年青不知事，你們將來要做大事的，此時對你們任何處罰，都是終身污點，這件事有我負責，你們再不要提，就是蕭驥禁閉兩星期就開釋，事情太大，不能不略予處分」。曹之愛護青年，使人感奮。

有了這次事件之後，我的朋友日益增多，因我曾聽革命名流演講，所獲革命知識比較充份，與這些朋友談話，詞理都頗動聽，潛伏的革命情緒，自然流露，紛紛請允加入羣治學社。這些人有時不顧利害，在茶樓酒館，在運動場上，暢言無忌的高談排滿革命，甚至猜拳飲酒，亦喊「要革命，要排滿，全福壽」。長官中如胡廷佐隊官，右隊黃繼超排官，對我十分親切，口雖不言，暗中鼓勵。他們做了幕後策動者。我自己要充實學識，每天將未完的學業功課，自己學習，個人訂了一份神州日報，入伍才半年，升級非常

之快，由二等兵而一等兵，上等兵，到了考進陸軍小學之先，已升第九棚的伍長。隊官還說，你的學術科都能應考，明年此日，必能升排官，如由學堂出身，須至七八年之後，力勸勿入學堂。而我之志在彼不在此也。

陸軍小學與聞革命

光緒三十年，陸軍部頒定學制，每省辦陸軍小學一所，學生八十至二百廿人，三年畢業，由陸軍部辦陸軍中學四所，準備作全國卅六鎮軍官補充。第一陸軍中學在北京清河鎮，第二中學預定在西安，第三中學在武昌，第四中學在南京。小學畢業後升入中學，二年畢業，再入伍六個月升軍官學堂，兩年畢業，分發陸軍各鎮，見習六個月始任排官，服務兩年後，選優秀者初試，由軍諮府覆試升陸軍大學。

光緒卅一二年，各省陸軍小學，先後開學，一切章制，都照陸軍部規定辦理，獨湖北不同。那時張之洞派留日陸軍測量學生劉邦驥（舉人留日）當陸軍小學監督，不招文學生，而在各部隊挑選優秀士兵入堂肄業，至卅三年，已有仁、義、禮、智、信五齋，稱學兵而不名學生，年齡都在二十至三十歲之間。編入第廿九、三十、卅一、四十一各標各營。生活管理，均歸各隊負責，每日由官長率領，攜帶當日應上之書籍，及中午飯盒，下午課完，仍帶歸原隊。功課除科學照部定外，軍事則撥士官學校四大教程，其用意畢業後爲各部隊下級軍官補充之用，似未作升學打算。卅三年陸軍部派員視察各省陸軍小學，發覺

湖北的不合章制，不准參加陸軍中學升學，時總督爲陳夔龍，督練公所總辦鐵忠，商准陸軍部，在湖北另辦招考高小畢業及同等學力者（相當於陸軍小學年齡與功課）入學，並派荊州副統領垣齡爲總辦，監督鐵忠，副監督二人，均新自日本士官第六期畢業歸來者，一爲熊祥生，一爲石星川。光緒卅四年六月考試，八月開學，次年五月畢業，升入陸軍第三中學。

新的陸軍小學開辦，舊的如何呢？名義上加了特別二字，時人作打油詩，刻薄至極：「學生特別老，學堂特別小，學堂與學生，顛倒復顛倒。」該堂學生，均因科舉廢，學堂與，入小學吧！年事過高，入中學吧！不僅學堂小，又多限於秀才資格。這些學書不成的知識份子，在絕無出路之中，恰巧有陸軍小學選拔士兵入學。在這以前，將弁學堂武備學堂學生，都是由軍中選拔，而工程營也有派了士兵往日本留學的，於是風聲所播，各府縣的士子，紛紛從軍。新軍統帶有藍天蔚、吳元澤，易甲鵬、魏光明，管帶中姜明經、蕭安國都是留日留德出身，吳祿貞輩聲譽甚隆，爲一般青年所景仰，益引起士子從軍的興趣。劉邦驥以舉人留學，習軍事，總辦陸軍小學，如何不引起士子的嚮往？只要有學堂可進，有書可讀，有事業前途，並不計較什麼小不小，先在軍中受過嚴格入伍教育，再入學堂，仍受隊上管理，守紀守法，自無問題。人數既衆，又都是知識份子，聚於一堂，新的知識容易了解，新的潮流更容易接受，漸漸的對政治不滿，對種族不平。康梁學說不足以解決問題，革命之說，自然深入學

堂，然因學堂改制，出路維艱，促成加入革命組織。我們羣治學社中的黃申薌、郭撫辰、鄒潤獻，起義首功之蔡濟民、張廷輔、蔡大輔、高尚志、杜武庫，以及張難先，熊十力等都是出身於特別學堂，張文襄之洞，手植該堂，以成辛亥首義之功，故略敘述於此。

我初進陸軍小學，對課業有點自卑感，以爲所學比一般同學少讀一年，故對各門功課，尤其對數學特別用功。每試雖非前三名，但從未出十名以外，第一學期功課不忙，第二年二三月間，突然就要畢業，必須將陸軍部規定的功課學完，才准考中學，以致最後三個月，晝夜趕工，教員學生一致努力，停止一切休假，到七月由陸軍部派員考試，畢業升學者八十人，我仍在十名以內。

沒有與滿人相處過，排滿革命是基於種族歷史與政治性的愛民族愛國家的情緒所發展，現在開始知道了種族差別，人與人間的不平。我在新朋友中，張篤倫、耿丹最爲接近，晏成獻（助甫）謝效許（履）、張森、劉文島、藍文蔚，余式毅、呂學書，盧本棠、余性謙、涂直，以及許多同學大都相近，張篤倫的同鄉安陸人李植芳（祖植）在日本從軍大炎學，每期民報，總設法帶回，我們在這種嚴厲監督之下，依然秘密傳閱，學長崑崙畢業武普通中學，係鐵忠外甥，以長官自居，監視尤密，對我和張篤倫特別注意，總辦恆齡某一天突擊檢查，好在我們平時都小心謹慎，恆齡後來會特別召見我，給我一部聖武記，我始終不知他對我的關注目的何在？

時湖北諮議局已成立，湯化龍爲議長，我舅父夏公仲膺（壽康）被選爲副議長，另一副議長張國溶，我兄玉拂任諮議局科長，吾母間亦來武昌小住，我父親仍在漢教書，家計稍好，心境亦舒，我間嘗從萬聲揚、阮次扶、李曉垣、李康方、時季友諸先生遊，見聞知識，亦有進益。

陸軍小學一年中，足資記述的爲學堂人事；總辦監督以下，除兩位副監督及兩位國文修身教員爲漢人外，其餘教職員至理髮、號兵、伏役、伙伙，概都爲滿人。同學一百廿人中有廿名爲荆州駐防滿人，我們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在監視中。我們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天真活潑，雖時被監視，初無所覺，爾後漸覺雖是同學，而旗人有一種優越性。我固然開了幾年革命排滿，從

國藩的昭忠祠記之類，都是教忠教孝，用意未始不善，惟為時已晚耳。

拿把剪刀剪了辮子

陸軍部原擬辦四個中學，或因經費關係，第一期只辦了三所，第一中學設北京清河鎮，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奉天、吉林、黑龍江七省陸軍小學畢業生。第三中學設於武昌南湖，收湖南、廣西、貴州、雲南、陝西、甘肅七省學生。第四中學設在南京，收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四川七省學生。籌備時間甚久，先準備教員，特在陸軍部設一陸軍速成師範學堂，專門培植中學教員，研究教材教法，編訂教科書，印刷完成。同時任派總辦監督，職員，分別到各地依照部定制式，建築房舍，以第三中學為例，地址在武昌南湖，馬砲標之南，兩面環河，建有尙武橋，通出入。左數里瀕臨大湖（南湖），右數里長江，前數十里為紙房，平原開闊，堂本部為大樓居中，前為教職員單人宿舍，樓房中為大門，樓下則庫房下房，堂本部正後方兩百公尺為禮堂，旁為四棟大樓，樓上寢室，樓下為教室，自習室，每教室每自習室制定容四十人，故每隊學生一百六十人，分四隊，其他浴室，盥洗室，理髮室、廁所、醫院，洗衣房，凡學生所需者無一不備，在外的教職員宿舍，商店、馬廐、馬場、大操場、射擊場，所有用具被服衣物，無不是質料最好，式樣最新的。教員一律藍長袍，黑馬褂（平時只穿長袍），學生黑呢制服，書籍都是部印頒發，各中學一律，所謂基本教育的

養成，全國可收一致之效。

我們第一期學生於宣統元年下年進堂，先有一二兩隊，半年後三四兩隊陸續成立，學生年齡都是廿歲左右，體格健全，集各省之精英，加以服裝質料最佳，整齊壯麗，星期日赴武漢，無不活潑莊嚴，動人敬愛。隊長均陸軍大學第一期畢業的，排長均速成學堂畢業，教員均陸軍速成師範學堂畢業。教軍事學的有陳調元（後安徽主席，軍事參議院院長），教語文的有張華輔、楊文楷，總辦李鍾岳，監督苑尙品，直隸於陸軍部，教育實施由學校負責，兩年之間，學術進度超過其他學校四年以上成績，出身於本學堂的名人，如何應欽，谷正倫，賀耀組，（均由本校送日留學），唐生智，何鍵，李品仙，袁祖銘，王天培，劉文島，龔浩，劉時，白崇禧，李宗黃，張篤倫，耿丹等。以後在中華民國軍事上都負過重大責任。

我在這兩年中，除學校按部就班攻讀之外，所有的書籍，如御批通鑑輯覽，了凡綱鑑，史記，漢書，泰西學案，明儒學案，陳同甫文集，王荆公集，天演論，羣學肄言，至所南心史，明夷待仿錄之類等書，涉獵不少，雖不深入，不消化，然自信獲益甚多，加之至友數人砥礪切磋，做人做事，植下了一點基礎。每值假期，偕三數至友，攜帶食物，或盪舟南湖，或登洪山卓刀泉，嘯傲終日。有時赴部隊訪問營老友，聯繫社務，或介紹新友入社，總之這兩年中學生生活與求學階段，為生平獲益最多的黃金時代。

「剪髮」，明朝以前，男子蓄髮，管以髻，加

冠，如後世之道人裝，長袍大袖，服色按品級，有紅黃藍黑，最高者為紫色。滿清入關，易正朔，改服制，長袍袖馬褂，尤以辮髮為最重要。詔令之嚴，執行之澈底，為一暴政，口號為：「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因是而死者無數，故剃頭匠（店）有一旗杆，凡不肯剃頭的即殺頭，懸於旗杆上，此制至清末尚有。

男子的留辮子，女子的裹小腳，都是騰笑友邦的醜事，所謂雞頭蓄辮子，後人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其法：由小孩起，將頭髮周圍用刀剃去一半，只留中間的頭髮，年青時用頭繩扎根，再編成辮子，在梢尾又扎結，到了成人，不扎根，還編辮子，日本人指為豚尾，兩百六十餘年漢人之恥辱，最著明的是辮子做代表。在外國留學的青年，多半將辮子剪去，回國後仍舊蓄辮子，做官的根本不剪，軍人戴上軍帽，出操時將辮子盤在帽內，回到室內，再將辮子垂下，我們要革命，先要剪掉辮子，輿論已有鼓吹，青年都想剪去，但誰也不肯發難。某日，在自習室，我同鄰座的同學畢家珪談起，我們剪辮子如何？他立表贊同，我拿出剪子，請他先剪我的頭髮，他替我剪，我替他剪，我們坐在在牆角，我們剪時，別人不見，但立即為人知悉，頃刻之間，自習室內，人都走空，都上樓到寢室去，關起門大剪特剪，傳染甚速，第二、三、四隊，整整一夜未睡，因剪子少，剪得慢，我們更完全剃光，成了和尚頭。到了第二天早上八時，總辦集合訓話，大家知道此事，更加迅速搶剪，有的一面跑，一面剪，集合完畢，總辦命剪髮的向前五步走，除少數外，向

前走的達百分之九十，又命刺光頭者向前三步，又是百分之卅。總辦初意是只有少數，將予重懲，甚至於開除，今見此情形，無法處理，只有說：「這是國家制度，不可違反國法，嚴令必須蓄起」，同時開出名單報部，但每人先記大過兩次。我私心忖度，試驗人心，人心如此，革命必易成功，潮流所趨，莫之能禦。

川漢鐵路國有風潮

軍隊的朋友，即羣治學社的同志，因語言行動，或職務關係，離營他適的，頗不乏人。蕭鐵以上書趙爾巽事，不得志而赴桂，以文字受知於同鄉崔斌，在學務公所任科員。黃申薌、楊玉鵬、曹振武、鄒洞猷，則赴蘇赴湘。新入營的蔣翊武、劉復基頗有作為。郭撫辰、章裕昆，丁人傑均能振作。因羣治學社為人注目，遂改稱振武學社，其精神作法仍舊一貫，但更積極（我家油麻早已加入）。學界方面，李春宣、張振武，趙師梅、梅寶璣、牟鴻勳、蘇成章等，時常聚會。同志們都是主張立刻起義，積極計劃，不顧一切。各標各營隊間都有密切連絡，以待時機。我以功課繁忙，不能常去參加，我一向不反對迅速舉義，但不想急於採取行動，如果遲二三年，採取行動，以軍官學堂為中心，俟畢業後，分發到軍隊任排官時，能直接掌握了全國軍隊，聯絡士兵，看準機會，一舉由全國革命，兵不血刃，推翻滿清。以我在小學與中學同學談話聯絡情形，及每一風浪之來測之，除滿籍學生外（即滿籍學生中，亦頗有新志向，贊同革命者如果沁、昆仁等）

，幾無不躍躍欲試，第三中學如此，第四中學與上海接近諸省，更易接受同盟會的主張。問題在第一中學，內東三省同學不少，能不能參與革命工作，殊無把握，將來入軍官學堂後設法試探。我想只要是漢人，沒有不想排滿革命的，這種意見，我在羣治，振武學社同志中，我不能講，但與同學時常研究，無不贊同者，我知道軍中同志勇是有餘，智似有不足，也就是學問不足，所謂得天下不難，治天下不易。

川漢鐵路收歸國有風潮，川鄂兩省反應最為激烈，以鄂省論，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有智謀，善詞令，由湯領導社會名流，頗具力量。即以軍中說，黎元洪統領亦參與其事。日本留學生代表張伯烈，夏道南回漢，在四官殿開大會，張伯烈演說鐵路國有之害，郵傳大臣盛宣懷禍國，激昂慷慨，當場截去手指，人心激憤到最高潮，推選代表晉京請願，夏口名人寧昌堦為首。人民激動，軍隊中尤為憤慨，革命黨人利用機會宣傳煽動，此時種下了革命之因，亦為爾後人民贊成革命之因。我的舅父，我的長兄，在諮議局都是主動的人，這時我暗中出力不少。

由陸軍小學到陸軍中學，知識漸開，思想行動，都以英雄豪傑之士為準則。當代人物，崇拜孫文黃興，啟發我們知識的是梁啟超。革命與保皇黨，在黨派與主張上是對立的。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政治上我偏於革命的民報，但在文字上啟發了國人思想智慧，梁氏的新民叢報的力量，是相反相成，不可磨滅的。民報是禁書，只有少數人祕密閱讀，新民叢報是公開的，人人都看的

，自從民立（民吁，民呼）報問世後，青年思想，就隨着這些報紙的指導前進。

宣統即位，戴溥攝政，親貴用事，朝廷威信，漸漸低落。各省諮議局組織聯合辦事處，請願立憲。要求廢除「鐵路國有」的代表，捧出光緒皇帝的牌位，表示不信任當朝執政。這些人可說是保皇黨，也是立憲派，他們都是士大夫，有名望的人，朝廷的威信已經動搖。至於軍事上，以湖北第八鎮與廿一混成協為例，羣治學社初起時，規約不要官長，只要士兵。官長明知此事，誰也不管，無異默認，因此發展迅速，到了庚戌辛亥，文學社組成，更進一步，隊有隊代表，營有營代表，標有標代表，就是說每隊都有若干士兵參加，開會討論方略，雖不仇視官長，已棄各級官長於不顧，視長官於無物。軍隊內部如此。試問一經發難，誰能禦止。我們畢業之前，情勢已經如此。三月廿九日黃興襲擊廣州之役，赴事之勇，死事之烈，與各報紙的宣傳，又激動了同志們的熱潮，青年人的義憤，咸欲即時發動，不過在軍警嚴密防範之下，時機暫未成熟，不敢貿然從事耳！

保定入伍精神奮發

我在辛亥五月由陸軍中學畢業，六月赴保定入伍，本來入伍是要到軍隊中去的，陸軍部顧及軍隊素質太差，怕影響這一班純潔青年學生，就辦一入伍生隊（保定速成學堂堂址），總隊長為蕭展舒先生，營長隊長均是日本士官畢業，辦過教育，帶過兵的。教官都是士官八期畢業新回國

的，排長均為陸軍速成畢業優秀之士，教育軍士選自北洋六鎮中技術最精，品學較優者。入伍生隊由三個中學各省學生混合組成。我們專車由漢口出發，斯時鐵路尚無夜間設備，由漢口到北京，分三段宿營，第一天到駐馬店。第二天到彰德府，第三天到保定。入校後立即編隊，我編在步兵第二隊。

當時隊職官長如戴翼翹、路孝忱、臧式毅、王興文、譚學夔、馬林等，均日本士官學校出身傑出之士，以精神教育灌輸忠君愛國的思想及術科為主，完全仿日本入伍訓練方式，依典範令每條每字，確確實實做到，每天在操場幾乎十二小

時操練。內務之整齊清潔，動作之敏捷莊嚴，操作之確實嫻熟，要求自動自作，不眠不休。駐保定的第六鎮統制吳祿貞蒞隊參觀，極為贊譽，謂較日本軍隊之最優者，猶或過之。吳先生為吾鄂雲夢人，日本士官第一期，曾為閩島事件，以延吉邊防大臣職位與日人交涉，理直氣壯，極為強硬，日人理屈，為國人所尊敬。我在武昌曾聽過他的演說，夙佩其人，是以某星期日前往謁見，備承愛護，並說已保耿觀文（字伯釗，仲釗之長兄）為馬隊標統。不過吳志大心雄，眼界太高，目無餘子，語言態度，顯然驕傲，易遭人忌耳。這是我對他的觀感，爾後石家莊之變，以身殉國

，正中此病，誠不幸而言中。



辛亥武昌起義後，本文作者萬耀煌將軍往謁清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圖）促其參加革命，共襄義舉。

入伍生隊的生活，緊張而精神奮發，體力增強，技能精進，每人都像生龍活虎，服從二字，做到澈底，甚至黃昏之後，望形望影而行敬禮，行之自然。可是到了八月十九日（以下所提月日，均是陰曆），武昌起義之後，如疾風驟雨，情形突變，精神頓懈，出操無神，行動無力，蓋心已飛越矣。我同張篤倫、袁餘芹幾位至友，不斷的研究

如何響應武昌革命，忽聞陸軍大臣蔭昌專車南下督師。我想俟其經過保定，炸燬火車，苦無炸彈，即手槍亦不可得，步槍也無子彈，又聞起義都督是黎元洪，這在意料之中，記得在洪山會議時，有人提出過。我們研究保定是北京門戶，京漢路樞紐，經常駐兵兩鎮，現第三鎮已調灤州，秋操未返，只駐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先生，亦革命健兒，我曾聽過他的演講。入伍生隊蕭展舒先生，兵站總監吳經明先生，聞已到保定，三位都是鄂人，士官同期同學，只要吳先生有意在保定獨立，號召天下，以吳之聲望，遠過於黎，各省新軍，大多為士官出身，必羣起而響應，況奉天省有陳宦、藍天蔚、石星川聯合進兵，京畿不戰可克，我決往說吳。

武昌起義說吳祿貞

八月下旬，我在第六鎮見吳祿貞先生，吳命高級副官曹文思（進）先生接見。曹是我當兵時的管帶，原在第九鎮任標統，調來不久，見我甚喜，我先說當年在他的部下，並將組織羣治學社的經過告訴他，同時舉出曹振武、曹珩都在內，然後提出請吳先生舉第六鎮之兵，合入伍生隊的學生，有吳經明先生的兵站，就保定舉義，號召天下，聯合奉天藍天蔚，灤州張紹曾廿鎮等軍，直趨北京，可不戰而定天下，千載一時，機不可失。我又說：我之所以敢見吳先生，因在武昌聽過他演講，知道他志趣。曹先生深為喜悅，允為轉達，但囑機密。過了兩天，是孔子誕辰（過去定的是陰曆八月廿七日）又設法前往，曹一見面就

說：「我們四周，都有巡防營監視，朝廷已疑制，你以後不要再來。你所說的，統制叫你不要與任何人提及，至要至要！」我的計劃既不能行，我對吳發生了懷疑，第一，巡防營敢于監視第六鎮嗎？第二，朝廷既不放心，又有巡防營監視，他的安全就有問題，為漢族，為個人，都要起來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為什麼這樣縮畏呢？他還是為做官嗎？我雖是微不足道的學生，但只要拿到革命黨，奏聞朝廷，都是有功的，他又不害我。想念及此，懷疑莫釋。後來不多時，吳就簡放山西巡撫，在石家莊被刺，才了解清廷用意，以調虎離山之計，在火車站上容易行刺。聞之深為惋惜，當時吳如果遂行我的計劃，便無袁世凱的禍了。

我同張篤倫兩度說蕭翼如（展舒）先生起義，蕭謂：「他的計劃擬請陸軍部調入伍生隊往北京守備，然後見機起事。他與陸軍副大臣壽勳友善，必能採納」。我見他既無胆量採納我們的意見，又要敷衍，怕我們另有行動。我們在保定不能有所作為，即決定回鄂。我們的行動，荆州的同學，幾乎全體都在監視。我往第六鎮兩次，都是續培、崧崑兩人在大營門守候。往見蕭翼如先生，在外守候的十餘人，見面雖不講話，但態度非常不利。次日與伯常（篤倫）約好，我決先行，但身無分文，正嗟咄間，同室的兩位福建同學王渭臨、葉玉衡看出，問我是不是要走，我答應是的。他們立刻傾其所有七元大洋與一銀亮掛錶給我。我立刻請了兩小時的假，帶一張陸軍中學畢業

文憑離隊，到火車站擠上列車，車內外及車頂都是人，車行極緩，到豐台讓南下兵車，耽擱六小時，上午十時由保定開出，入夜一時許，始到天津總站。我穿的是軍服，光着頭，又無行李，下車後茫茫四顧，不知何之！正徘徊莫決，忽聽有人喊我，回顧乃湖南同學夏醉雄，也是同車來的人，真是喜出望外。他正式請假，攜有行李，我們才下旅館。次日張伯常亦到，在入伍生隊時謠言極多，剪髮的都是革命黨（北方同學都沒有剪髮），盤查極嚴。還有說，拿着革命黨就地正法，所以誰也不敢單獨離隊。我到天津後，立刻將沿途無阻的情形，函告袁餘芹，謝效許。湘省已獨立，兩湖同學後來紛紛南下，入伍生隊乃至解散，這都是我一封信的影響。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 新臺幣 玖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下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冊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叁拾元合售玖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